

清江貝先生集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曰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國紀蘆洲至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江之地宜蘆未聞潁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潁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剝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潁也紫淵丹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蔽虧亦墮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

穎之蘆也哉然蘆為物之微者薪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使有
嘉木異所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
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折之餘散花如雪陣
紛糅交錯沙鷗落鴈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
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
之所謂蘆歟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
知道遂書以為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為垣覆茨為屋無高甍巨棟丹雘黝堊之
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
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書累
夜至忘羈旅憂間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
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冲自厲莫不賢之

國朝革命從諸豪於濠上遂由海濱來受一壘之地即其所名蓋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為之嘆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村之宅食五斗固愈乎溪下之田顧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林於中者豈不以得此生為至樂邪苟以得此生為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由是夷攷晉宋諸臣度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之殷浩卒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已病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論也王弘欲辟盈居損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

高乎其於生亦病矣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游疲焉而休外無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鬥之餘且將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後人汲汲營營以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為之說如此異時尚當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覽雲霞之朝鮮酒酣興發援筆為賦云

薦福草堂記

吳門秦彥昭氏既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薦福山又築室以奉其主而題之曰薦福草堂因其地也間求記於余乃為之歎曰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蟠狐兔之所殘或惘然莫之一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鬼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冥者

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弗暇論也且薦福之在姑蘇尤特奇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節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脩竹曰丹霞曰白雲歷今五百年而絕境猶可想見於寒烟白草之外也彥昭用陰陽家言得其葬地遂剪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為天平又西則天池環拱旋顧如戟列屏峙而穹窿之南則太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勝草堂復據茲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彥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尤深於黃帝雷公問荅之書叅以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論切脉用藥徃徃起人於貼死而多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

者咸走其門而謁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悉應其求可謂樹德於無窮者至彥昭克守其業弗墜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逮國朝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彥昭亦與焉時處士已沒越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懷愴休惕之心不待春兩秋霜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來者尚嗣之而弗忽可也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隱濠泗間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等中可坐客五六人予嘗造焉因觴其所而請名於予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樂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

有其說矣凡人所依以為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畝一鐘此秦陽
遂雄蓋一州而火耕水耨終歲不得休其為勞苦何如也使不
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目杏為田矣不
可也嗚呼奉之為神仙若淪於荒唐詭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
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大權視人之轉徙溝壑不翅秦
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絕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
瀕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
之此而得之彼宜其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
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之治人
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病者仰其藥而
不大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杏何異邪德之所積殆不可
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以專美於前矣是為記復繫之
以詩詩曰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猗與董奉樹杏千株地無肥硯有花紛敷既花而實又易以穀猛虎守之盜者斯逐惟敬夫氏蓄藥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取直孔廉厥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獲我作我詩爰揭座隅益封殖之孰匪菑畲

四清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

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茨而塲中寘竹床一楮帷菊枕以時休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清見於鴻生碩士之詠歌亦既富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之季華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爲仇訖亡天下當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厲之使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

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從而墮矣彼且為虎狼為淘河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執計國家之安危也哉公自少砥礪名節為郡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謂絕無而僅有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

上為按察使歷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祿厚被服必錦繡也玩好必珠玉也娛樂必聲伎婦女也有不足恠者乃斥而不近而以四清為尚等於儒者信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靡之餘者歟昔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為儉漢公孫弘脫粟布被而汲黯以為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偽可知而晏子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為知禮也若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區舉物為言而

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使人人為其所為則身
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
樂道其善而書之覽者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為法云

惜陰軒記

會稽翁昌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籍之說
顏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為禹惜寸陰而陶士行謂衆人當惜分
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為法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
為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
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
方出為旦而夕已及之既進為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
九之轉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
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也語之而不惰

矧以闇劣之資而自畫自怠歟余為童子時不知進學為事飽而嬉倦而休智弗加益而年寢長矣及困厄不振涉一湖出五茸將觀天下之會以自壯復宿留三吳日從游盤燕樂之適卒無所得而貌亦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內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發篋中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塞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內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亂山谷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耄執卷竟日旋復忘之嗚呼少而壯壯而老坐於不動如此雖病而悔又何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而遽足或既仕而尋棄不亦悲夫今昌齡由國子生擢為

吳府伴讀退

朝而歸未嘗與書稍輟且以惜陰自警言孳孳汲汲恒若不足是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不息之切則其於學不極其至

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寔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脩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奇觀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游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既虛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于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脩江不同寔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甫仕皇朝征商鳳陽者五年于茲間過橋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為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予嘗讀易井之為卦曰改邑不改井况脩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為者

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
攷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
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
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
諸家為第一惜其與時义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
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
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
余於山谷尤信之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
際弗及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
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
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干世而沅澤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
竭視彼暴盈遽替者得失何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
無反復思慕而不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

益昌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為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為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嶄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抗層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謁余為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有聲颼颼然謾謾然經于周阿達于重簷若繹而不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汎鳳匏之嗽發曷足以喻之邪此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啣嘈殷空同又若海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籟者非歟幸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聽古樂者惟恐其臥聽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為聲非有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鐘大

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悅不知際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歟聽松之頃信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其說俾歸刻諸石檇李貝瓊記

晚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絕異者余於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發生枿而枝枝而幹綿山亘谷如青雲被覆遠近一色松栢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回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遽落魯弗及乎旦暮之近况能與之偃蹇於冰雪之中也哉蓋衆木榮於一時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盛衰也然

後別其高直秀竦之姿而先後遲速有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以比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合人方以為榮而不足為吾榮人方以為辱而不足為吾辱既於前也既久則伸於後也必大畜於內也既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此馬援卒成其大器楊震亦起於五七奚趙松栢之在衆木歟然余之所見者亦數也臨沅單守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司副使明卿之孫政議大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節讀書雖間關兵馬間亦不少輟嘗失其母走三千里訪於金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

國朝置國子學聚四方之學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超遷為美官橫金躍馬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

中都教諸子弟乃以晚翠名其游息之所以自厲而無一毫媒祿意信其落落如松栢之翠而非暴榮遽落者比矣嗚呼松